

涉嫌雇凶杀人的美国检察官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8)

第二种美国的近代民权运动模式是暴力抗争。这可将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作为代表。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理论有点不像话，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他鼓吹仇视美国白人，反抗美国政府，推崇用暴力来解决美国黑白种族不平等的问题。

结果除了赢得了一小部分激进分子的掌声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旧的麻烦和问题上又加上了新的麻烦和问题，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圣经》上所说的“玩剑者必会死在剑下”的宿命，最后死在了暴力的乱枪之下。

马歇尔和艾克斯的思想完全不同，两者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马歇尔认为，即使艾克斯侥幸成功了，根据他的理想，也就是或在非洲或在美国割地为界，组成全面的非洲裔黑人的回教政府，不见得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因为艾克斯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严重错误的种族歧视政策。美国社会上的种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宾主易位，由白人歧视黑人，改为黑人歧视白人而已，这对美国来说，将会从一种灾难走向另一种灾难，何况这根本就是一条走不通也不可能走得通的死胡同。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马歇尔答复胡安·威廉斯有关与艾克斯个人关系的看法时说：

“我想我们互相称呼对方为狗娘养的，仅此而已。”“我相信他是个一无是处的懒鬼，是他妈的皮条客，一个已被判刑的皮条客。”“他骂我是个半白的黑鬼(Half-white Nigger)，其实我们的肤色差不多。”“伊斯兰国度清真寺(Nation of Islam)是由一批在监狱里的凶残罪犯所操控的，我可以肯定有阿拉伯人在其背后给予他们财务上的支持。”

艾克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论，褒贬俱半，誉谤不断。他之所以成为了一位极端痛恨仇视白人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历史原因的。他的父亲和一位亲叔叔，都是死于白人的暴力之手，他的亲叔叔更是被美国“三K党”白人反绑双手，以索套头，吊在树上以私刑处死的，这种家庭背景，使得艾克斯终身仇恨美国白人，不相信美国政府。

艾克斯于1925年5月19日出生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内布拉斯加州北奥马哈市(North Omaha)。他的父亲阿尔·李图尔(Earl Little)，是基督教“浸信会教堂”的牧师(Minister of Baptist Church)，他同时也是“马科斯·贾维尔全球黑人进步协会(Marcus Garvey's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部的总裁，这个以争取黑人权利为诉求的民权组织，一直都是美国三K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艾克斯的母亲路易丝·海伦(Louise Helen)是来自英国领土西印度格林纳达群岛(Grenada)的黑白混血儿，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除了在家里照顾孩子们之外，还兼任“马科斯·贾维尔全球黑人进步协会”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部的行政秘书，帮助丈夫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当然，她自然也就成为了美国三K党讨厌与铲除的目标。

贾维尔不是美国人，但他却影响着许许多多包括艾克斯在内的非洲裔美国人。马贾维尔的原名叫做“马科斯·穆赛亚·小贾维(Marcus Mosiah Garvey, Jr.)”，他于1887年8月17日在加勒比海牙买加的圣安教区(Saint Ann Parish)出生。

贾维尔的父亲马库斯·穆赛亚·老贾维(Marcus Mosiah Garvey, Sr.)是个水泥匠，母亲莎拉·珍·理查兹(Sarah Jane Richards)是当地的工人和农夫。贾维共有 11 位兄弟姐妹，但是只有他和他的妹妹印第安娜·贾维(Indiana Garvey)生存了下来，其余的全都夭折。

在牙买加的圣安教区，贾维的父亲以拥有一间庞大的图书馆见称，这养成了他从小就博览群书的习惯。他在 14 岁时搬到牙买加的首都金斯敦(Kingston, Jamaica)去印刷厂当学徒工。这份工作使贾维终身对出版业情有独钟，可是由于他的运道欠佳，每一次投资出版业都是以血本无归为收场。

1910 年，年方 20 的贾维开始到南美洲各国旅游和工作，他在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工厂干过杂役，在巴拿马(Panama)当过报纸的编辑，两年后回到牙买加老家。在牙买加老家的贫穷日子，使他无法呆下去，于是他前往英国伦敦，一边在贝克比克大学(Brubeck College)读书，一边在《非洲时报(Africa Time)》报社打工维生。假期或周末时，他就到“海德花园(Hyde Park)”聆听别人的演讲，或者自己也站到台上演讲，这段经历，为马科斯·贾维的演讲技巧提供了一个实习的舞台。

当贾维在 1914 年 7 月 15 日再度返回牙买加时，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改变，他认为全世界的黑人应该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改变被歧视和不公平的处境。他与后来成为了自己第一任妻子的艾米·艾什伍德(Amy Ashwood)组织了“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并自任总裁。几个月后，为了壮大声势，又将组织改名为“全球黑人进步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Imperial League)”。

1916 年 3 月，应美国民权领袖布克·华盛顿的邀请，贾维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领土。他在美国到处演讲筹款，为他牙买加老家的教育事业而奔走，这使他成为了贫穷落后的牙买加的民族英雄。

贾维喜欢美国的环境，决定在纽约定居，他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工作谋生，晚上则站在街头演讲，宣传他的非洲天堂理论。1917 年 5 月，他与其他 13 位同志，将“全球黑人进步协会”和“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推向了全球化。

1918 年 8 月 17 日，贾维广泛发行的《黑人世界报(Negro World)》开始面世。“全球黑人进步协会”和“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顿时如日中天，在 1919 年的巅峰时期，会员人数高达两百万之众。他的高调行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第一位对贾维及“全球黑人进步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进行调查的，是纽约郡美国助理地区检察官埃德温·吉尔罗伊(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 Edwin Kilroe)，但是查了老半天，也查不出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只得放弃。

财大气粗的贾维觉得自己被吉尔罗伊无故调查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侮辱，气愤之下，就将吉尔罗伊侮辱自己的调查过程细节，用“全球黑人的公敌”为大字标题，在《黑人世界报》里详细地刊登了出来，并封吉尔罗伊为“全球黑人的公敌”。

吉尔罗伊读后大怒，下令拘捕贾维，控以刑事毁谤罪。双方经过交涉后，达成了庭外协议：贾维在《黑人世界报》发表专文，宣布收回该篇文章，他的刑事毁谤罪亦随即被撤消。

官司是没有了，但是两人之间的冤仇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919 年 10 月 14 日，贾维在纽约莱姆区的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一个自称为乔治·泰勒(George Tyler)的不速之客。进门后，泰勒开门见山就对着贾维说：“是吉尔罗伊派我来招待阁下的！”

贾维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泰勒就拔出了点 38 手枪，对着他就开了 4 枪！可能泰勒的枪法并不怎么高明，也可能是贾维命不该绝，泰勒开的 4 枪中，有两枪打了空，一枪打在贾维的右腿上，一枪打在他的头皮上。结果是他受了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而泰勒则被贾维尔的手下扭送法办。

这件美国检察官涉嫌派人刺杀老百姓的新闻，震惊朝野，备受各方瞩目。第二天，法警将泰勒从纽约莱姆区监狱中提出来，要到法庭过堂，排期审判。泰勒刚被带离狱室，就在三楼的走廊上，带着手铐和铁链，纵身一跃，飞越栏杆，当场坠地，颈折而亡。这件离奇古怪的谋杀疑案，也随着泰勒的自杀身亡而成为了一件永远也无法查明的千古疑案。

1920 年 8 月 1 日，号称在全球拥有 400 万会员的“全球黑人进步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召开了国际大会。来自全球的各国代表高达 2 万 5 千人，他们怀着朝圣的心态，来聆听他们的精神导师贾维的演讲，听他为大家描绘要在非洲大陆建立一个天堂式的纯黑人国家的美丽蓝图。

同年，借助着纯黑人工商业赚大钱的机会，贾维把目光瞄准了非洲的利比里亚，把那里作为他在非洲大陆建国的立足点。他计划着在利比里亚兴建铁路、学校、工厂和医院，可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开始实行，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美国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的领导人胡佛，一直留意着贾维与“全球黑人改进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的种种高调活动，认为他是一位麻烦制造者，一直对他持着异常的反感态度。

胡佛以美国司法部长特别助理的身份，给美国司法部长写了条备忘录说：“要以不受欢迎外国人的理由将马科斯·贾维驱逐出境的话，他现在还没有触犯过任何美国的法律。”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早就想将贾维驱逐出境了，只是适当的机会还没来到而已。

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美国调查局特别破例，招聘了詹姆斯·阿摩司(James Amos)、亚瑟·洛厄尔·布伦特(Arthur Lowell Brent)、托马斯·利昂·杰弗逊(Thomas Leon Jefferson)、詹姆斯·沃姆利·琼斯(James Worley Jones)和艾尔·提图斯(Earl Titus)五位首批黑人探员，专门负责对马科斯·贾维和“全球黑人改进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的非法行为的调查工作。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天不负有心人，美国调查局终于在鸡蛋里挑到了一根骨头，勉强强地以“邮政诈欺(Mail Fraud)”的罪名将贾维正式起诉。1923 年 6 月 23 日，贾维被美国法官判处入狱五年，并于 1925 年 2 月 8 日开始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监狱服刑。

两天以后，贾维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监狱发出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书信：“在旋风和暴雨中找我，在你的周围找我，当你为荣耀与自由而战斗时，在真神的仁慈下，我会带着无数个曾在美国、西印度群岛与在非洲死亡的黑人奴隶来协助你。”

看来贾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活神仙了，至少也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推动全世界黑人的自由与民权运动，居然到了要装神弄鬼、天马行空，要大家“在旋风和暴雨中找我，在你的周围找我”的地步，他又焉能不败？

这场官司并非是一件光彩的案件，连当时美国第 30 任总统约翰·克尔文·小柯立芝(President John Calvin Coolidge, Jr.)都觉得有点过分，于是在 1927 年 11 月将之减刑，释放出狱。

美国司法部并没有因为柯立芝总统对贾维法外开恩的减刑而改变要将他驱逐出境的立场，于是将他从监狱里，直接送到停泊在新奥良市港口的客船上，遣送回牙买加。

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奥里特码头(Orit's Wharf)边，贾维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全球黑人改进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总部内外，更是锣鼓喧天，跳舞达旦，犹如一场热闹的嘉年华晚会，牙买加政府宣布贾维为牙买加一级国家英雄。

贾维在美国，以一个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居然创建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民权组织，可谓当代的奇葩。离开美国后，他继续他的黑人民权运动，但是离开了让他吸收大量财政捐款的美国后，他立即失去了优势，“被美国政府永远驱逐出境”的事件使他再也无法呼风唤雨，他已经无法阻挡“全球黑人改进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日落西山的败势。

1935年，贾维开始定居于英国伦敦。1938年，他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创立了“全球黑人改进协会”和“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干部培训中心，在这里培训来自全球各地分部的领导人和干部。

艾克斯的父亲艾尔·李图尔当时担任“全球黑人改进协会与非洲人社团最高联盟”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部的总裁，他就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接受过贾维的亲自培训，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关系。

1925年，贾维被美国政府拘捕后，就是由艾尔·李图尔出面，四处奔走相告，为他出钱出力，将之保释在外，两人的特殊关系，由此可见一二。1927年6月8日，在贾维入狱两周年的那一天，艾尔·李图尔给美国柯立芝总统写了一封求情信，请他特赦贾维，不要将他驱逐出境。

柯立芝总统考虑了几个月后，一来觉得美国政府在贾维案子的立场上，并不是很强硬；二来正好顺水推舟，送了个大人情给艾尔·李图尔，于是就答应了他的半个要求，放人了事，但还是将贾维驱逐出美国，不允许他再在美国说三道四，兴风作浪。

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偶然和必然性的。贾维曾经对美国“三K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1922年初，跑到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去和美国“三K党”的大头目爱德华·杨格·克拉克(Imperial Giant Edward Young Clarke)开联席会议，看看能否有什么合作的机会，但是艾尔·李图尔最后却死在“三K党”的阴谋诡计里。

1940年6月10日，贾维在伦敦的寓所里休息，当他读到美国《芝加哥自卫者(Chicago Defender)》的杂志里关于嘲笑他的文章后，居然气得浑身发抖，当场中风倒地，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贾维的理论和作风，不但影响了艾尔·李图尔，也影响了艾尔·李图尔的儿子艾克斯，他经常说要带领大家返回非洲大陆建设纯黑人的回教国家，其理论基础，就是来自于贾维。

贾维与艾克斯的分别是前者是又说又干，后者是只说不干。他们的相同点是，都认为没有一个白人是好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与美国“三K党”的仇他仇外心态是一样的，只是对象有所不同罢了。如果反对美国“三K党”，那就没有理由会支持贾维与艾克斯，因为除了肤色之外，他们的种族歧视与反动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艾尔·李图尔和露伊丝·海伦结婚前，曾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并育有一男二女，他们分别是伊拉·李图尔(Ella Little)、玛丽·李图尔(Mary Little)和艾尔·小李图尔(Earl Little, Jr.)。

艾克斯少年时，原名为“马尔科姆·李图尔(Malcolm Little)”，接触回教后改名为“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到麦加朝圣后，发现自己的罪恶和错误，改名为“艾尔·哈吉·马力克·艾尔沙巴兹(El Hajj Mali El Shabazz)”，最后又改名为“马尔科姆·沙巴兹(Malcolm Shabazz)”，由于习惯，世人一直以“马尔科姆·艾克斯”呼之。

这个姓氏，对艾克斯来说，是及身而止，他的六位女儿，都没有采用，他的大女儿为他的《马尔科姆·克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写序言时，用的就是“阿塔拉·沙巴兹(Attalla Shabazz)”而不是“艾克斯”。

艾克斯的性格是相当复杂的，美国近代历史学家罗宾·戴维斯·纪博兰·凯利(Historian Robin Davis Gibran Kelly)曾经这样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来形容过他：

“艾克斯代表着许多的意义：泛非洲人主义(Pan-Africans)、黑人权力之父(Father of Black Power)、宗教狂热者(Religious fanatic)、壁橱里的保守主义(Closet conservative)、初期的社会主义派(Incipient socialist)和社会威胁者(menace to society)”。

罗宾·凯利博士是美国近代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学家，他历任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2009年，他荣任牛津大学“哈姆斯沃思美国历史协会(Harmsworth Chair of American History)”主席，是该组织自1922年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位黑人主席。

艾克斯的敢做、敢为、敢说、敢骂和口若悬河式的强辞夺理，的确曾经迷惑了也征服了许多的非洲裔美国人，甚至包括现任的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洲裔美国人美国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克拉伦斯·托玛斯(US Justice Clarence Thomas)，他们都曾经认可艾克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根据艾克斯的《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中说，1924年12月，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时，“三K党”就直接前来敲门，当面警告他的双亲说，最好是自己扫地出门，搬离北奥马哈市，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艾克斯的父亲艾尔·李图尔为了家人的安全，只得于1926年举家搬到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去定居，由于环境危险，又将全家再搬到密西根州兰辛市(Lansing)，在这里，马尔科姆·艾克斯豪气的父亲，被凶残的三K党设计冷血谋杀致死。

艾克斯幼年时，家中经常受到偏激的白人和三K党的威胁和攻击，最后还是被毫无人性的三K党纵火烧毁，他勇敢的父亲誓死抵抗，绝不向欺人太甚的邪恶势力投降，也绝不向无理的种族歧视低头。

这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右手持着手枪，左手抱着小儿子，再背着一个女儿，领着一家九口人，冲出火海，死里逃生，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七个嗷嗷待哺的幼年儿女和与自己生死与共的黑白混血的妻子。然而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在虎豹豺狼的环视下，他侥幸没被大火烧死，但最终却还是劫数难逃。

1931年，这位温和有礼而且为人正直的基督教牧师，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埋伏在路边的“黑色兵团三K党(Black Legion)”暴徒们一拥而出，将之强扯下车，痛打成伤后，再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在马路中间，活生生地让飞驰而过的货车将之撞飞，死于非命！

在艾尔·李图尔被“三K党”暴徒们谋杀后的第二天，根据美国作家华代尔·狄恩·迈尔斯(Walter Dean Myers)的大著《事情就是这样：一本自传(By Any Means Necessary: A Biography)》说，当日新闻报纸报道，艾尔·李图尔之死，完全是一场意外，而且是全部错在他自己的意外。

那份所谓的报纸说，“司机是威廉·哈特(William Hart)”“那个男人在车后弯腰拿衣服”“在意外发生前，并没有看见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回头取衣服而被撞倒的”等等。

兰辛市的警察当局则更荒唐，他们并不认为死了个黑人也算得上是件什么谋杀案件，因而别有用心地将之判处为一宗“自杀事件”。

白人报纸说艾尔·李图尔之死是一件“意外事件”，白人的警察说是一件“自杀事件”，其实两者都没有猜对，或是故意地没有猜对，但那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

此事为艾克斯留下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悲痛，同时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也种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艾尔·李图尔生前深知自己经常身处险境，为了将来家人的生活能有所保障，曾购买了两份人寿保险，一份小的，一份大的。当他被谋杀后，小的那份人寿保险，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偿，但是大的那份，却因为艾尔·李图尔是“自杀”的缘故，坚持拒绝赔偿。

艾克斯的父亲被“三K党”暴徒们谋杀后，她母亲无力独自抚养七个可爱的孩子：威尔弗雷德(Wilfred)、希尔达(Hilda)、菲尔伯特(Philbert)、马尔科姆、雷金纳德(Reginald)、伊冯(Yvonne)和韦斯利(Wesley)。

艾克斯的母亲海伦乍逢巨变，既惊且怕，天天吓得魂飞魄散，夜夜慌得六神无主。唯一的经济希望——丈夫用生命换来的人寿保险金，却又被赖帐拒付，她觉得人生一下子到了尽头，再也看不见任何的前途和希望。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是不可能有能力单独抚养大七个小孩的，迫于无奈，只得让小孩被人领养。

海伦每天肝肠寸断地看着一大群孩子衣食无着，叫苦连天，她在筋疲力尽泪干肠断后，终于忍耐和支撑不住，导致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整日开始胡言乱语，哭笑无常，披头散发，吃屎喝尿。

1938年12月，海伦被兰辛市当局送进了当地的政府疯人院。26年之后，艾克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将这位硬是被环境活生生地逼疯了的善良妇女，患有严重神经病的老人，接回家中养老送终，以尽孝道。海伦虽然没有恢复健康，但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可谓晚年多福，她于1963年以94岁的高寿，告别人间。

在兄弟姐妹们各奔前程时，家中排行第四的艾克斯，则留在本地继续读书和生活。他的领养工作并不顺利，大部分时间都在拘留所中度过。他读初中时，显露出他的才智和优秀，每年都是名列前茅，深受老师们的器重与同学们的爱戴。

年终结业之际，当艾克斯在未来的职业志愿栏里填上“律师”时，居然惹怒了他的白人老师，他用红笔批了一句充满了种族歧视与偏见的评语：“对一个黑鬼来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No realistic for a nigger)”。艾克斯在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后，愤而退学，从此破罐子破摔，开始不务正业胡天胡地起来。

16岁那年，艾克斯前往波士顿投靠他同父异母的姐姐艾拉·李图尔·柯林斯(Ella Little Collins)。因为交友不慎，他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青少年时期的艾克斯，在波士顿每天与一批好吃懒做无恶不作的损友为伍，开始彻底的堕落。

艾克斯几乎是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干尽，吃喝嫖赌毒偷，无一不精，调情吊膀子，技术一流。他对长得漂亮的白种女性，特有偏好，他凭着自己潇洒英俊的外貌，经常手挽着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子，招摇过市，特别引人注目。

1942年，17岁的艾克斯在“新海文铁路局(New Heaven Railroad)”找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也开始了他地下黑社会的流氓活动。他返回密西根州底特律市和英克斯特市(Inkster)短住后，就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纽约市居住。

艾克斯在一家叫做“林迪·厚普的夜总会(Lindy Hop Nightclub)”里找到了一份擦皮鞋的工作，他还在餐厅里干清洁工、服务员和汽水送货员等工作赖以为生。1946年年初，他重返波士顿，在那里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由于没有正当的工作和收入，又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浪漫生活，艾克斯只得靠偷盗为生。古语说得好，上得山多终遇虎。1946年1月12日，在一次入屋偷盗时他失手被捕，被判银铛入狱8年。这次牢狱之灾，不但改变了他的的人生观，也改变了他下半生的命运。

艾克斯在马萨诸塞州查理士城(Charlestown)监狱里服刑时，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修心养性闭门思过，而是依然不停地闹事，制造麻烦，经常地口出恶言恶语，上窜下跳地咒骂《圣经》，亵渎上帝，藐视任何的宗教，因此狱友们给他起了一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撒旦(Satan)。

1948年，艾克斯接到了他兄弟费里柏特·李图尔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一点有关“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消息，可是没有引起他的兴趣。没多久，他又接到他另外一位兄弟雷金纳德·李图尔的来信：“马尔科姆，不要吃猪肉，也不要再吸烟，我会教你如何离开监狱的。”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适逢其会，他在监狱里从狱友那里接触到了激进的穆斯林回教理论的一点皮毛。“你见过有一个白人是好人吗？”这就是那位狱友为艾克斯宗教启蒙时送给他的信仰座右铭，这种歪理，倒与他的偏激性格有点不谋而合。

1948年2月，艾克斯被调到以拥有一间超大型的图书馆而闻名于世的马萨诸塞州诺富克(Norfolk)监狱继续服刑。这间图书馆，为求知欲越来越强的艾克斯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一头栽了进去，开始日以继夜的努力读书学习。

艾克斯的知识和思想，突飞猛进，士别三日，令人刮目相看，在自学中脱胎换骨，到1952年8月7日出狱时，他已经是一位思想成熟而且风度翩翩的有为青年了。

在狱中的艾克斯通过书信，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精神领袖伊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建立了个人关系。在六年半后刑满出狱时，艾克斯已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的回教徒了。

刚离开监狱，艾克斯就马不停蹄地立即前往芝加哥，拜会他心目中的偶像伊利亚·穆罕默德，并开始为他工作。为了使自己更像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度清真寺”派的回教徒，他听从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建议，改名为“马尔科姆·艾克斯”。

伊利亚·穆罕默德是美国近代假借宗教之名来牟取私利，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的创始人。此君善于装神弄鬼，精于阴谋诡计，心狠手辣，贪财好色，藐视法纪，杀人放火，性格阴险多疑而心胸狭窄，当铲除异己时，更是出招不留情。

伊利亚·穆罕默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肚子草包，不学无术，却伪装成学者，天花乱坠，胡说八道，误人子弟，是典型的小人得志。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民权”和“自由”的光辉旗帜，实质上是在进行推行和鼓吹种族仇恨和种族隔离的黑暗勾当。

伊利亚·穆罕默德对于自己痛恨白人的观点是丝毫不避忌的，他不停地宣传说，这是真神的旨意，要和快要完蛋的美国与白人们划清界线，真神也叫他向白人要金钱要土地，最小也是一个州以上的土地，然后在美国国内，或者是在非洲大陆自建纯回教式的天堂国家，当然是以他为皇帝的回教伊斯兰天堂国家。

伊利亚·穆罕默德原来的名字是叫做伊利亚·普尔(Elijah Poole)，他真实的生日，已经无从考证。根据伊利亚·穆罕默德亲朋好友们的大概记忆，是在1897年10月的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星期，所以伊利亚·穆罕默德就以二者的中间日子“1897年10月7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伊利亚·穆罕默德是在乔治亚州桑德斯维尔市(Sandersville)出生，他的父亲威利·老普尔(Willie Poole, Sr.)和母亲玛丽亚·赫尔(Mariah Hall)，都是目不识丁的佃农。伊利亚·穆罕默德共有 13 个兄弟姐妹，他自己排行老七。

由于家境清贫，伊利亚·穆罕默德只接受了三年的小学教育，就开始到农地里干他父母的老本行。二十年代初，伊利亚·穆罕默德和克莱拉·埃文斯(Clara Evans)结婚，一口气生了 8 个子女。

1923 年 4 月，伊利亚·穆罕默德实在无法再忍受乔治亚州的穷苦艰难日子，于是带着家人，搬到底特律市。他在底特律市找到了一份烧砖的苦力工作，全家才勉强得以温饱。

1930 年 7 月 4 日，来自新西兰的黑白混血儿，曾经在美国多次因为阴谋与毒品而被判刑的华来士·度德·福特(Wallace Dodd Ford)开始在底特律市“传播”回教的所谓“福音”。

华来士·福特打着反基督教和种族牌的新鲜偏激的教义，居然引起了底特律市非洲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他的宗教生意因而特别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声誉日见高涨。1930 年 7 月，第一座穆斯林清真寺在底特律市开张，取名为“伊斯兰国度清真寺”，华来士·福特自任最高导师(Supreme Minister)。

“伊斯兰国度”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国度内的国度(Nation within a nation)”。他要求伊斯兰门徒们要群体地住在一个社区内，自我形成一个小的国家，来和美国白人斗争到底，这是美国各大都市中黑人社区的历史来源。(待续)

2011 年 2 月 8 日高胜寒在美国华府